



肝愿捐给陌生人

割“肉”救一命 叶伟成:值了

捐赠本来就不是人人愿意做的事，何况是捐出自己健康的器官，更别说把器官捐给非亲非故、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35年来，我国只有六个人做到了。

本期《实况报道》跟随第六位无定向的利他捐肝者叶伟成的脚步，记录他的捐肝过程。



▲国大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兼器官移植中心高级顾问勾伟杰副教授（左）在手术前一天再次向叶伟成说明手术过程。（张俊杰摄）



▲早报摄影记者进入手术室拍摄和观察部分手术过程。捐肝者叶伟成之后看到自己被切除体外的肝脏时，打趣地说：“很像猪肝哦！”（张俊杰摄）

▲少了三分之一的肝，多了一道超过24公分的伤疤，叶伟成没有后悔，内心丰盈与满足。（张俊杰摄）



▲国大医院的马里副教授（左一）把叶伟成部分肝脏移到毗邻的手术室，准备移植到病患身上。（张俊杰摄）



◀这一握，千言万语。几句叮嘱，是永恒的挚爱。叶伟成很感激妻子吴丽萍（左）的无私支持。（张俊杰摄）

对叶伟成来说，2025年，是难忘的。这一天，他切下一块“肉”，让一个垂死的生命重获新生。

当天一早，他在国大医院外科手术室外，和妻子静静话别后，从上午8时30分起，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大手术，把三分之一健康的肝脏切下，捐给素未谋面的陌生小孩。

这一切，是他义无反顾的决定。

51岁的叶伟成是自1990年推出肝脏移植手术计划，第六个把肝脏捐给没有指定受益者的非定向活体利他捐肝者。叶伟成是《联合早报》视觉部副主任，自确定手术日期后，早报记者和摄影团队一路跟着他，了解术前准备和术后康复过程，也录制视频。

“捐肝”两个字看似简单，但从主动联系器官移植中心到最后动手术，过程繁琐冗长，历时将近一年。捐肝者必须到国大医院或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至少20次健康检查，与医生等不同团队见面多次。家住三巴旺的叶伟成，从来不曾缺席。

不仅如此，为确保肝脏处于最佳状态，他每周至少健走二三十公里，周末则从三巴旺走到裕廊岳父母家吃饭。这让他告别偏高的血压，甩掉20多公斤的超额体脂，人也变得神清气爽。

然而，动手术捐出三分之一的肝时，他从健康的人，变成半个病人。

上腹留下24公分疤痕 手术后伤口不时抽痛

上腹留下一道超过24公分的永恒印记；术后伤口疼痛，头几天得注射吗啡减缓疼痛，一个月后，伤口偶尔还会抽痛；捐肝时一并割除了胆，意味着他好长一段时间得拒绝重油煎炸的“美食”；康复期间，不能搬重物，下床翻身得小心翼翼，避免拉扯伤口，也无法如常快步健走、腹部常觉得胀气。

这一切，值得吗？

“值得啊！这些皮肉之痛是小儿科，受赠者经历的比我艰难多了。”

接受叶伟成肝脏的受赠者患有慢性肝病，导致末期肝硬化，肝功能只剩下两三成，如果不进行移植，恐怕无法存活超过两年。

然而，移植与康复并非等号关系，移植后的肝脏可能因血供不足而衰歇、受体可能出现排斥，这些都会让捐肝善举化为乌有。

这也正是心理医生和社工们一再要叶伟成做好的心理准备——“你可能会白白牺牲”。

但在叶伟成眼里，这不是牺牲，更多是助人为乐后的满足感。从决定捐肝的那一刻，到经历切割后的皮肉之苦，他的语气依然平静自若。“我并不伟大，也不是因为经历什么重大事故而想要捐肝，整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不曾有放弃的念头，是所有六名无定向活体利他捐肝者共有的特质。巧的是，叶伟成和2013年我国第一位同类型捐肝者一样，多年前就主动加入捐赠大体供医学研究之用的计划。

那之后，他无意间接触到佛学，对生命渐有不同感悟，开始思索如何以更直接且实际的方式助人。尽管捐赠器官的念头曾闪过脑际，但有感于家族有糖尿病史，体重又超过100公斤，他总觉得自己不是理想的器官捐赠者。

去年初他咳嗽求医，发现血压偏高，医生告诫若再置之不理，器官受损概率很高。这宛如当头一棒，促使他改变饮食习惯，积极健走运动。一个月后，不仅体重下降，健康指标都达标，

捐赠器官的念头悄然而生。

“既然身体还不错，而且刚好50岁，再不捐，将来可能就沒机会了。”

他上网翻阅本地各类器官捐赠资料，联系全国器官移植组（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Unit），最后在捐肾和捐肝之间作抉择。“肾脏坏了还能靠洗肾来维持生命，但肝一旦失去功能，换肝是患者唯一的生存希望。”

捐肝的念头酝酿几个月后，他在去年7月一个寻常的晚饭后，向妻子吴丽萍（55岁，兼职行政人员）、儿子浚锝（22岁，大学生）和女儿漾荟（18岁，理工学院生）宣布决定。在他看似顺水推舟之举，对家人却如平地惊雷，瞬间令他们错愕不解。

吴丽萍说，丈夫一旦做了决定就很难改变，只能支持。虽然叶伟成每次见医疗团队后，都会与家人分享信息，但他们难免挂心手术风险及术后能否恢复往常作息。

人一般只需要三成的肝就能健康存活，而且肝有再生能力，捐肝后留在体内的肝，会增生至相当于切除前的体积。然而，人一生只能捐肝一次，将来家人若需要肝就求得助他人。这不让叶伟成三思吗？

叶伟成不否认曾经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也曾不断自问会否后悔。“我

相信活在当下，现在正好能用上我的肝，就捐出去吧。捐给谁都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这股劲，在妻子眼里，是丈夫一贯勇往直前作风的体现；在儿女眼里，是伟大善举的身体力行；在少数知情的好友眼里，是感到意外和困惑后，必须力劝打消的念头。

叶伟成尚有86岁的母亲和四个兄姐。为避免他们过度关怀扰乱心绪，叶伟成直到术前一天，才发短信通知兄姐。庆幸的是，大家都以他为首。

“以最务实的方式帮助别人”

叶伟成说：“我是带着很愉快的心情去做手术，因为这是我一生中以最务实的方式帮助别人。”

他没有指定受赠者。当局一般选择儿童为受体，需要移植体积相对较小，以最大程度降低捐肝者的医疗风险。

国大医院是我国唯一进行儿童肝脏移植的医院，设有器官移植中心（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for Organ Transplantation）负责协调移植事宜，包括安排捐赠者接受血液、肝脂肪、传染病等检测，进行电脑断层扫描、心电图和心脏扫描、核磁共振等了解身体状况和肝的体积和结构。

此外，捐赠者也必须见主治医师、器官移植道德委员会、心理辅导

医生、麻醉医生及社工，做好思想准备。各种检查前后至少20次。

负责切除手术的是国大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兼器官移植中心高级顾问医生勾伟杰副教授，他已完成数百次的肝脏手术，经验丰富。

勾伟杰受访时说，叶伟成从最初咨询到术前的一天，都很淡定从容。“可能是他已经非常了解手术过程，他的意志坚定，没有一丝紧张，不像一些捐肝者的情绪波动大，有的很担心。”

而今，移植手术顺利完成，受赠者也康复得很好。叶伟成在术后两天收到对方的答谢礼篮和小卡，感谢他让自己重获新生。叶伟成说：“没料到会收到他的卡，看了很感动，觉得捐肝是值得。”他也回了祝福卡给对方。

休养一个月后，叶伟成已如常上班和生活。对捐肝之举，他始终谦卑地说：“我希望自己的行动能鼓励更多人挺身而出，消除公众对捐肝的误解。感谢太太和家人支持我每个决定，也很高兴能让孩子看到帮助他人的快乐。”

一份馈赠，无穷力量。



扫描QR码 看叶伟成的捐肝之路

切除七成肝还能活？

●肝有什么功能？

肝是人体最大、最重的内脏器官，成人的肝重约800克到1.2公斤，是大脑以外“工作量”最繁重的器官，它24小时过滤血液，负责500多种不同功能，包括控制代谢、合成蛋白质、储存维生素、清除体内毒素等。

●为何须要移植肝？

慢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病毒感染等，导致肝功能衰歇，无法修复。

●谁适合捐肝？

最低年龄为21岁，活体捐肝最高年龄建议不超过55岁。捐赠者和受赠者两人的血型必须匹配，肝构造合适，捐者健康状况良好，受赠者能做手术。

●会捐出多少肝？

视受赠者所需的肝体积而定。肝分两部分，右肝占五分之三，左肝为五分之二。受赠者如果是儿童，一般选择左肝；成人一般须捐出右肝。正常的肝切除七成后，剩下的三成也足以维持身体机能。

●切下的肝可分捐两人吗？

不可以，肝内的几条主要管道（肝动脉、肝门静脉、胆管等）盘根交错，过度切割会影响移植肝的存活，以及捐者的肝供血和机能的正常操作。

●肝会再生吗？

严格来说是增生，留在体内的肝在术后一两几个月内会长到原先体积，但切割的左肝或右肝，不会再生出新的。

●接受活体捐肝，能活多久？

首年的存活率超过90%，比没有换肝的病人活多13至17年。活体移植的成功率更高，而且免疫系统排斥的风险更低。过去30年，本地所有活体捐肝者都在术后康复。据医学资料，移植后的肝平均可使用40年。

●肝移植费用由谁负责？

受赠方负责。新加坡公民如果无法承担，可通过不同社工协助，财务不会是无法进行的原因。

存活率90% 我国儿童肝移植技术比肩欧美

手术后，国大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勾伟杰副教授把切下叶伟成约三分之一的肝，交给国大医院的小儿肾脏与肝移植计划外科主任马里（Vidyadhar Mali）副教授，由他移植到病患体内。

肝被摘取后，必须立即用低温保存液进行灌注，维持在摄氏4度左右低温，再放入含有保存液的无菌容器中，确保在缺血的情况下，能保存四到六个小时。

马里说，移植手术六到12个小时，儿童患者的手术更复杂时间也更长。移植时，必须先清除病患受损的肝，把细幼的血管和胆管连接到新肝脏，确保血液恢复流通。重要结构吻合且正常运作后，就缝合切口。

拥有超过20年儿童肝移植经验的马里，已为至少100个小病人移植肝脏，年纪最小的是四个月大的婴儿。他说，我国儿童肝移植的成功率可媲美欧美等

发达国家，首年存活率达90%。

六例非定向捐肝全部成功

勾伟杰说，据国大医院统计，本地政府医院肝移植的整体成功率超过90%。像叶伟成这类型的六起非定向活体利他捐肝，全部都成功。

受赠者移植后的康复分三个阶段，首个星期最关键，可能出现的状况包括血管无法正常供血导致肝衰歇、胆管并发症、术后感染或出血等；之后的一个月内可能出现器官排斥；平安度过第一年后，超过九成都能健康成长，除非没有定时服用抗排斥药物。

自1990年起，国大医院已进行520起肝移植手术，儿科约有160起。这两年共进行28起肝移植手术，五起是儿童病患，所有手术都成功，病患也在康复中。

在新加坡，每年约有五六十名病患等候换肝。根据全国器官等候名单，去

年须换肝病患有63人，完成的肝移植手术有30起，六起是活体移植，其他是故体捐赠。换肝等候时间从2023年的22个月左右，缩短到约13个月。

只有国大医院和中央医院可进行故体肝移植手术，18岁以下的儿科肝脏移植只在国大医院进行。私人医院只进行活体移植。

移植手术的顺利完成，是一组医疗护理团队通力合作的结果，除了医生，还包括器官移植中心的协调员、手术室护士等，缺一不可。

在国大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负责协调工作15年之久的黄美萍说，非定向活体捐赠者一旦承诺捐赠，除非身体条件不适，否则都会完成捐赠。这是因为捐肝须通过多次体检，每次检查，考验他们的决心和毅力。

反观那些回应病患或家属公开求助的非亲友捐赠，尤其是看到社交媒体贴文挺身而出的，退出率非常高。